

当代外国文学

# 艾特玛托夫小说集

中





艾特玛托夫小说集

中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肖万庆

艾特玛托夫小说集（中）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214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12 $\frac{1}{4}$  插页2

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.001—3,200

书号 10208·239

定价 2.10元

## 目 次

阿什姆(王蕴忠译).....	1
白雨(程文译) .....	12
修筑拦河坝的人(王蕴忠译) .....	29
夜灌(王俊义译) .....	48
在巴达姆塔河上(冯加译) .....	82
面对面(李佑华译) .....	126
白轮船(力冈译) .....	191
候鸟在哭泣(冯加译).....	367

## 阿什姆

阿什姆是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人。他一生中干了不少活儿，可年龄不饶人，到头来只得退休了。不久前，也就是两年前吧，他还在农庄打铁场里灵巧地抡大锤呢。年轻人都向他学习。眼下在那个打铁场里干活的就是他的徒弟库巴特库尔。大伙儿都说，徒弟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自己的师傅。

“是个好小伙子，”阿什姆满心欢喜，“出色的铁匠……他有这样一身本领，准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准能造出播种机来……农机站的一位工程师还答应帮助他哩。”

每当阿什姆说到自己徒弟时，他总要得意地瞧瞧一起聊天的人。尽管大伙儿已从区报上知道了库巴特库尔的计画，但一提起新的播种机，人们就活跃起来，他们的心理便充满了一种对阿什姆，对他的徒弟以及对自己农庄的自豪感。

“他怎么能在一张纸上画出播种机来的呢？”阿什姆感到惊讶。“据说，这张纸还寄到莫斯科去了。那里可有大学者。”

很难想象，打铁场能离了阿什姆这位身材魁梧、微微驼背的老人。他总是系着一条羊皮围裙，两手青筋突暴，额头很高，还留着络腮胡子。

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一走进打铁场，阿什姆总是在那里不倦地打着烧得通红的铁。他对谁说话都亲切和蔼，彬彬有礼。

打铁场是他的第二个家。

现在阿什姆老人退休了，但还常常到打铁场转转：看看库巴特库尔干活儿，给他出出主意，检查检查犁和耙修理得怎么样。一旦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头，他嘴里就嘀嘀咕咕，抱怨起来。

“干活可不是搭积木玩儿。干什么活儿，哪怕是件小事，都得用心。”说罢，他便拖着慢腾腾的步子朝着街的另一头走去，那里有幢小白房，座落在树木茂密、绿荫如盖的园子里。

阿什姆一切都很称心，特别是还有老伴艾莎，她至今还当着小组长，勤勤恳恳地在农庄的大田里干活。老俩口生活得很和睦，经济也很富余。大家对他们都很爱戴，很尊敬。

只有一件事使两位老人心里很难过：身边没有个儿子，儿子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英勇牺牲了。

阿什姆经常夜间醒来，思念儿子，久久不能入睡。痛苦的回忆每每使他流出老年人不轻易掉的眼泪。有时他

打着盹儿，迷迷糊糊，仿佛觉得他这个孤独老人在一片废墟中呼唤：

“萨根，萨根！你在哪里？你回答呀……”忽然他真的就在一个战壕里，在一个长形的坑里找到了自己的儿子，并且久久地端详着他那可亲可爱的容貌。其实那战壕是他根据上过前线的庄员的描述，自己想象出来的。

“没错，就是他，我的萨根。看样子，他没变：嘴唇上还是那一片汗毛，下巴上还是那颗黑痣。只是眼神显得很疲惫。”

阿什姆一边把儿子扶起来，一边说：“咱们走，我的小骆驼。让大家瞧瞧我们有多高兴吧。谁要想再把 you 从父亲身边夺走，我们就跟他拼了。”

有时阿什姆梦见儿子回家了。全农庄的人都来老铁匠家作客。那才叫高兴和热闹哩！可是萨根想起了自己的老行当，就忙着去打铁场。他敞开军上衣的领子，跟库巴特库尔你一下、我一下地抡着大锤，打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。阿什姆清晰地听到那一阵阵短促而有节奏的锤声。

叮叮，当当，叮叮，当当……

铁砧在响亮地欢唱，阿什姆老人的心也跟着这锤声欢乐地应和着、歌唱着。

又做了一个梦。

他们正在举行婚礼……萨根结婚了。阿什姆对儿媳

喜欢不厌，她是那么聪明、贤惠、俊秀……说话间阿什姆老人已经抱上了一个又可爱，又娇嫩，轻得象根鹅毛似的小孙孙。小家伙挺高兴，张着没牙的小嘴儿冲着爷爷微笑……

眨眼工夫，阿什姆清醒过来，他弄不清楚，这是一场梦呢，还是现实？额头上冒着冷汗，心忐忑不安地怦怦直跳。一阵狗叫声才使他完全回到现实中来，给人以欢乐的幻想，如同晨雾遇见了和煦的阳光，刹那间消逝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哦，我好苦啊！……这只是一个梦……”阿什姆呻吟着，“希特勒，你这个该死的狗东西，吃人的魔鬼！你是从什么地方，从哪个撒旦的地狱里来到这人世间的？哎哟哟！”

以前，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，阿什姆老人曾有过一个女儿。但看来她命不好，没有活下来。小家伙生了疥疮。虚弱的身子长满了疮痍。

原想用偏方治，但没有治好。后来又试着用烧红的铁块烙那些脓疮，也一样无济于事。这才舍得花大钱去请了吉尔吉斯人中出名的扎雷姆·霍查来给小女孩治病。

人们都认为扎雷姆·霍查是个包医百病的圣医。他们以为，只要这个到过麦加<sup>①</sup>的人说上一句话，就可以把

<sup>①</sup> 麦加，在沙特阿拉伯北部境内，为伊斯兰教主要圣地。



病治好。

老态龙钟的扎雷姆·霍查来到阿什姆家，吩咐把仅有的一只羊宰了，炖成“别什巴尔马克”<sup>①</sup>。在刚刚接他的吩咐做了以后，他又把热血淋漓的羊皮要过来，把小姑娘裹在里边。从上面又倒了一堆畜粪。小家伙拼命挣扎，放声大哭，最后就永远不出声了。小姑娘被闷死了。

然而，扎雷姆·霍查这个胖家伙却大嚼大咽地吃着“别什巴尔马克”，装模作样地说：

“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，而我们这些凡人，是他的奴仆。时候一到，真主就取走我们的灵魂。真主大发慈悲，会把他的恭顺的奴仆，把阿什姆的女儿接到光明的天堂去的。阿门！”

阿什姆悲痛欲绝。“哪个恶魔附在我身上，让我去找了这个坏蛋瞧病。俄罗斯的大夫们治好了几乎所有的孩子。我却找了个害人精……要是我请了大夫，我的小女孩也不至于死啊。”

安葬了女儿之后，阿什姆久久不能恢复平静。为了宽宽心，阿什姆一大早就去打铁场，在那里干点活儿，和乡亲们在一起，他找到了安慰，得到了休息……

一次创伤还没有愈合，新的悲痛又震撼了阿什姆老

---

① “别什巴尔马克”，吉尔吉斯等苏联东方民族按照特有的烹饪方法做的一种羊肉。

人的心。

又是干活使他摆脱了困境，使他重又对生活产生了爱。

大家都喜欢阿什姆老人，农庄党小组长契里克尤其是这样。他只要用鼻子闻一闻，就能了解每个人的情绪。他常常给这个人出点主意，对那个人说几句亲热的话，帮助别人干点什么事。

农庄主席马凯什也常来给他帮忙。

朋友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老人的心。

“瞧，我有多少儿女啊，”阿什姆常常这样想，“库巴特库尔也等于是我的儿子。”

学校的老师和共青团员们也都热情地关心这位老铁匠。孩子们常邀请阿什姆去看他们跳舞，听他们唱歌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有需要，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前来帮忙。

秋天，打铁场的院子里更是格外热闹。孩子们同艾莎一起搬运他们劳动日所得的粮食。他们抓住粮袋的边，象群蚂蚁似的，拖着粮袋。

“嚯，这么多羊羔子，你们来多少人哪！”阿什姆乐得大声喊道。

今年的秋天，天气特别晴朗。

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。柔和温暖的微风徐徐吹拂着低垂的绿叶。万物正朦胧入睡，四周一片沉寂。只有远处送来的脱粒机的轰响，还有那姑娘们的朗朗笑声，才打

破了这片寂静。

打谷场上的工作正热火朝天。一座座的粮山，宛如一堆堆的赤金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阿什姆的小院前，不时有载重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摇晃，川流不息。

“喂，阿克马特，快把车开到自动联合收割机那里去，别磨蹭！”铁匠听见有人喊道。

远方传来悠扬的歌声：

我们的收成呀，收成，  
五谷丰登呀，好收成……

青年们齐心协力欢快地工作着。

阿什姆望着他们，羡慕他们，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已经过去了的青年时代。老人腰酸腿疼，感到不胜寂寞。

为了忘却病痛，他拿起一根木棍，开始做起耙柄来。你瞧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阿什姆一边刨耙柄，一边想：

“今天为什么谁也不来看看我，”随即他又象为同志们辩解，说服自己：“大忙季节……时间宝贵啊。”

中午时分，阿什姆发现外面异乎寻常的热闹。大家一边擦着疲劳的汗淋淋的面孔，一边急急忙忙赶到打谷场去。

“您好，阿什姆老爹！日子过得怎么样？身体好吧？”人们从老铁匠身边走过，大声地问候着。

阿什姆一边惊讶地目送着人们，一边应声答礼。

“今天打谷场上是怎么啦？”他感到莫名其妙，“怎么连种甜菜的人也朝那边赶呢？”

这时，他看到邻居家的姑娘乌姆松正跑着追赶她的女友。

“您好，阿什姆老爹！”她喊道。

“你们到很远的地方去吗？”

“去开大会，在和平书上签名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

可是乌姆松一拐弯就不见影了。

阿什姆站在小院里沉思了一会儿。唉，谁叫我老了呢！铁匠生气地踢了一脚在身边转来转去的狗，拿起拐杖，向空荡荡的街道走去。

“难道我是全村最无用的人吗？还是说我不配象大家一样签上自己的名字？”他喃喃自语起来，因为走得太快，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多少思绪一股脑儿地涌上了他的心头！

萨根要是活着，人们就不会忘记邀他去看看这和平书了。兴许因为我上了年纪，大伙不愿打扰我啦？

这么重大的事居然一句话也不说！

难道不是他阿什姆，在农庄里干了二十年的铁匠活吗？每年五一节难道不都是给他授奖、向他致谢的吗？难道往常不总是请他这位受人尊敬的铁匠第一个投票选举

人民代表的吗？难道不是他一向是少先认营火会的贵宾吗？

阿什姆担心，等赶到那里，大会就结束了。他吃力地走着，但他仍不放慢脚步。可这条小路又没完没了，仿佛没有个尽头。

阿什姆吃力地拄着拐杖，想起了当牧童那阵子，有一回，丢了财主家的小羊羔，他到处找啊，找啊，可就是找不着……又回想起了农业集体化年代第一批拖拉机开进了农庄的情景，那时他成天跟在“捷米布鲁克”后边跑，为拖拉机的强大功率感到惊讶。再就是战争年代，送别萨根，和那些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工作的日日夜夜。既没有煤，也没有铁。敌人想夺走我们用血汗换来的一切成果。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如此鲜明地浮现在他的眼前，阿什姆不由地大声地议论起来：

“滚开，滚开，魔鬼！你把能夺走的一切都夺走了，夺走了萨根，也夺走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人。让人们活着吧！”老人激动得气都喘不上来了。

但这思绪又使他回到了现实，于是一团苦涩的东西重又堵住了他的喉头。

他们怎么能把我忘了呢？也许是规定不要老年人参加？这不可能！没有这样的规矩！

阿什姆这么思索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打谷场。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聚在一起的人。

铺着红台布的桌子跟前，倒放着一个木箱，有个人站在上面，正挥着手在讲话。

庄员们的面孔都很严肃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。

当阿什姆来到跟前时，每个人都想尽量地为他让出个最好的地方。

铁匠十分激动，他的脸都变白了，敞着的衬衫领口里，露出他那宽宽的胸膛。

阿什姆在人群让开的一条通道上走着。他的眼睛在寻找着党小组长契里克，党小组长一看到阿什姆便站了起来。

阿什姆极力想说点什么，可千头万绪，怎么也不知从何说起。他的嘴唇神经质地扭歪了，两只脚来回倒换着，他瞪大眼睛看着契里克。

还需要说什么呢，就这样也都清楚了。

人们面对老人深感歉意。怎么可以不请他呢？

契里克不好意思地走到老铁匠跟前，拥抱着他，吻了吻他那汗湿的、布满皱纹的前额。

“你用不着担心，”他说，“我们给老人和有病的人，给你、给阿尔德纳伊奶奶和特罗费姆他们派了一个宣传员。你就宽恕我们吧，亲爱的，我们没有考虑到您是个急性子。”

人群嚷嚷起来，活跃起来。大家都理解阿什姆老人的委屈。

“您别见怪，阿什姆老爹，我们准备开完会就到您那里去……”

“我们都还没有签名。第一个名应该由您来签。”周围的人争先恐后地说。

阿什姆从党小组长手里接过笔，用笔尖蘸了蘸墨水，在庄严肃静的气氛中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当全体与会者都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书上签了名后，共青团员们举起这张名单，向村里跑去。

1953年

王蕴忠译

（译自《艾特玛托夫短篇小说集》，  
苏联作家出版社，莫斯科，1958年）

## 白 雨

凛冽的山风，带着高空的寒气，从昏暗的峡谷猛扑下来。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在沉睡中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各家窗户上的灯光在逐渐熄灭。月光下，树上那些蒙着早春雾凇的芽蕾泛着淡淡的银辉，胀鼓鼓的，眼看就要绽开了。只有风吹着屋顶上的干草沙沙作响，有只狗在半睡半醒中打着呼噜。从旁边很远的地方传来隐约可闻的山涧的流水声和突突的马达声……

黑暗中，有两个人影快步向村边走来。眼看着他们放慢脚步，停了下来。

“好了，现在我可以自己走了……谢谢你。”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让我再送送你，万一有狗咬你呢，”一个男人答道。

“我不怕狗……”

“反正……”

“不，卡瑟木江，你上班会迟到的。”

“来得及，还有时间。”卡瑟木江划了一根火柴，摇曳



不定的火光刹那间照出了黑暗中的两个人：一个扎着方格头巾的姑娘和一个身穿带拉锁的皮夹克、脚登软皮高统靴的小伙子。“噢，萨阿达特，瞧，还有足足半小时呢……”他看了一下表，说。

“不要送了，卡瑟木江，走吧……要再让谁看到，又该说闲话了……另外，我挺担心，妈妈为什么急着让我回来？万一病了……”

“是啊，要是这样，总不能把她一个人撇下不管。不过，你也不要着急，咱们想点办法……”

他们又站了一会儿，就分手了：萨阿达特回家，卡瑟木江沿原路返回山里。他没走出几步，又回过头来说：

“要有什么事，告诉我……我等着你……”

“好吧！”萨阿达特悄声地答应道。

她走出几步，又停下来回头看了看，卡瑟木江已经不见了。天很黑。萨阿达特急着回家。她离家越近就越是加快脚步。最后终于忍不住撒腿跑了起来。姑娘脑子里思绪万千，各种想法一个比一个令人忧虑。姑娘仿佛觉得，她马上就到家了，到家一推门，看到卧病在床、两眼深陷的母亲。“阿妈，我亲爱的阿妈！”萨阿达特使劲地喊，可就是喊不出声来。瞧，已经来到了她熟悉的篱笆门前。突然间，她发现有个人影迎面走来。

“是你啊，萨阿达特？”母亲问道。

“阿妈，出什么事了吗？”